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 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普查編號330000-1701-0000211

類別	史 雜史	編號	1218
書名	三坦筆記四卷 補編一卷		
板式	清抄本	部冊	三冊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
江
大
學
圖
書
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此鈔本共四卷。曾為朱彝尊、姜寶書、
 曹溶所藏。先緒年間，曾得節子澂為家。
 借得寫鈔本，分別校補。並負茶成三恒。
 筆記。跋一冊。附後。殊可寶也。

謙齋

印

賈

浙江





浙江圖書館

三垣筆記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以司理內各入京矣明年

戊寅歲懷宗瑞皇帝親策簡入刊垣又明年庚辰清

以天司地不照屬陽規之書所盛述本末擬任丁內

報命司冠以罪入內令三圖去干蒙恩賜環補文垣

於未春開闢進齊入京轉汪石已籍三垣在其秋年

命世壽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始專值北使隨後

命金陵晉堂垣斯則所歷三垣也云筆記者蓋自丁

戊託甲乙凡九年輟清所撰天官學之書非特所聞

館

書

圖

汪

浙





浙江圖書館

三垣筆記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以司理內名入京其明年
 戊寅蒙懷宗端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清
 以大司寇不職屢隨規之為所嗔遷外未及任丁內
 艱會司寇以罪廢帝念清言主于蒙恩賜環補吏垣
 癸未春間闕淮濟入京轉本右垣已轉工垣左其秋奉
 命冊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車值北變隨復
 命金陵晉掌垣斯則所歷三垣也云筆記者蓋自丁
 戌訖甲乙凡九年舉清所聞見以筆之書非清所聞

見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
悉錄也。蓋內之記註，即抄多遺多諱外之傳記誌狀
多諛多誤，故欲借清所見聞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
真，則又清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云目見與耳聞不無
疑信之別，故先舉清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
猶云附述，終致其慎焉。而總以數言括之，則于已恩
固不敢飾瑜，即于已怨亦不敢益癥，惟存其公且平
者云爾。清初讀蔡孝來尚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
然清不自是，其言其言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

讀吳純所吾徵錄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清不盡非
其言其言之是問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彛仲幸
存錄出乃得是非之正則以存公又存平斯貴于存
耳若清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事殊而惟無偏
無黨以立言則不殊苟彛仲見此無乃首額領是記亦
如清首額是錄而又以存吾心之同然為幸也興化
季清自序

浙



子者言自義

館

次前音聽其辨而不知其書以之同然為幸也與以
 無黨以之信師不若出遠圖且此無心音聽其辨亦
 在亦衛非吳音與矣聽其法急和和事和而卦無所
 自辨也公器是非之五相以存公大卦平復貴不且
 其言其言公吳聞其六聞其是傾愈前辭復樂和幸
 齋是始故吾繼發必有也必入之言也然者不盡非



三

庚

庚

三垣筆記卷一



興化李

清記

戊寅四月帝一日御門召行取推官知縣八對五人
一班聽其自言或語完碎不可了帝必云減省些或
稱謂偶誤帝微笑問畢人給一卷御書試帖題貼于
壁令各陳所見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
故事也
帝於召對推知姓名單分別圈點卷入復留中六七
日時位置已定忽送輔臣閱薛國觀孔貞運遂以意

置前後旨下皆帝親定閣擬俱不允

冢宰田惟嘉議將推知不應為臺省者先轉部曹諸
人欲疏辨而憚為首獲譴時詞林李士淳年耄矣不
告士淳首其名士淳懼且怒大闕帝以為首者必知
名士也遂得詞林餘四人皆授御史任濟濟王章涂必
泓清叔嗣京也

帝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擇十八卷發部
議行時諸傳御侍以例往朝房謁輔臣孔貞運獨曰皇
上所發十八卷其說多難行傳御侍郭景昌曰王道無

凌本有

近功安邊永遠之法莫過屯蓋貞運曰難其人景昌
曰此屯蓋且難行則諸邊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掃乎
流寇可任其縱橫而終不剪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
昌曰有人不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事上字委棄此
全在執政擇人用之貞運怫然不能對景昌遂疏糾
之有揆席豈彼伴食素餐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
去

司農程國祥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
怨聲沸京城呼崇禎為重征猶海瑞疏內引民謠稱

嘉靖為家淨也

謂家家俱淨

司寇鄭三俊獲遣歸時清初入刑垣就問曰刑部何
事最寬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不過云秋
後處決爾清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皆從東廠緝獲
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無証無証情可務疑
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網也相與歎息久之三俊
有清名初下獄時風埃暴起翳日無光行路莫不嗟
吁

家宰田惟嘉以考選不公為詞林楊士聰所糾惟嘉

素通內監先得叅稿即具辨疏士聽復糾以叅疏未
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回奏茫無以應執惟嘉僕四
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夤夜入錦衣人有吏
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誚

清初入刑垣聞厥役獲盜必加五毒令盜攀引富室
齎據既飽然後呈厥疏歷有詞法司多依樣招
奏不數日便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
也不曾做如何誣我為盜一日清晤刑部一司官以
平反勸慘然曰不敢請曰何也天下有一介不取之

官而無一介不取之吏若一反厥招異日借題羅織
官吏并命矣一時干和召災莫此為甚

帝寄耳目于錦衣衛稱為心膂天臣托採外事以聞

金吾吳孟明緩于害人而急于得賄其子邦輔尤甚

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賄賂飽乃

止東廠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二十四兩求詞林胡

守垣撰文時尚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

重足而立

刑部諸招屢奉旨嚴駁司寇劉之鳳懼司官呈稿槩

凌本有

蓄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刑垣吳希哲進按

季摘叅本蓋故套也發改故票數四時帝意欲處之鳳

輔臣方逢年不悟遂詣責去國

新建伯王守仁文成卒子正德嗣正德有嫡子承勳庶子

承恩正德卒率承勳嫡妻無出惟妾沙氏有三子長先

進次先達季先道以早殤無後先進生一子業昌先

達生二子業和業盛時並無異言也沙氏生三子後故寵漸弛因罪被黜已先進子業昌

又文請子弟于先達欲繼其長子業和以待襲爵時先

達妻章氏悍與伯嫂不睦厲聲曰何繼為阿伯既無

云... 卷一

日

子自應戒夫襲爵由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殤傷
改立今司馬王業浩親弟業洵為嗣業洵者守仁父
華後也于是承勲室宇賞財并承襲祭田數百頃皆
為業洵所有己業洵與同類謀謂己非文成後例不
應襲之者終是先達耳襲爵必索產乃群謗先達為
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通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
爵則感出意外自有產不問耳由是先達與先通爭
襲數十年不決及奉旨下撫按勘乃清司李寧波時
也同部李鄭瑜台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達亡惟子業

知與先通對質清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真而真子
獨贖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真而有後之中子獨贖
又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預知兩子一孫之或
絕或殤而中抱一乞養先通無以應不過曰承勲曾
且疏萬歷時指先達為贖惟今留中耳清曰留中疏有
據乎先通曰宮禁遂密深嚴一字不漏今徧簡自見清曰
簡而有則業知父贖爵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言誕
爵合歸業知于是先通業知皆叩首承服然寔無從
簡也訊畢化原舉首指天謂先通之承服天道乎瑜

亦嘆曰業宏寔不贖但予司李是邦奈予鄉公祖何
瑜廣東人時業浩方提督兩廣故也及清入刑垣事
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議業和不知托業姓者至
寓求清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為壽清作色
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稿耳遲
一月方上章奉旨速覈時簡承勳留中疏不得然諸
公侯皆為賄動遂群揭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業
宏持疏入禁地舉刀抹頸且云以一疏有無定兩家
真贖有原問官刑垣李清可據疏聞下獄擬罪竟不

問清也先通襲爵四年京城破為闖賊所殺業宏反
得免

中書陳龍正喜設理學屢疏條陳皆深當帝意最後
西北墾荒一疏尤為寔務時持國計者皆以加派為
長策龍正既疏陳其事復著議數千言大畧謂金非
財惟穀為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
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
派可罷加派罷斯民生可安帝特下旨取龍正議入
覽為設總理司道等董其事而墾屯迄無定指事竟

寢

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屬改授之例出于是六部各司官視升郎中如銅地獄視管繁差如坐縲紲惟日黃緣科道門為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出吏部擱筆不敢升若升一賢能往則怨謗隨之惟闕冗乃行嘗見襄陽知府缺以一昏醉司官王承曾補到任未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僅見明經則絕迹矣自一體考選之旨行于是乙榜明經爭榜務催科正餉

雜額悉歸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係腴壤間補瘠邑
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瘠邑多于腴壤以錢糧
難完之地而人人思為科道求其必完比民以所多
病也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科血流盈堦可嘆

帝初即位嚴于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
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考選于是松江知府方岳貢
蘇州知府陳洪謚有任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級者
若推知考成錢糧初不過京邊遠餉後又益以雜項
時戶部堂司皆窮于磨對惟書吏為政若得賄便賄

那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時書吏作奸為甚

帝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用保者猶知名士以數竒困場屋耳最後皆銅臭矣清入垣後人或以私相干清愧且忿與給諫解學尹立意不保然亦不被譴也

帝以邊警召對群臣兵垣姚思孝面奏曰北兵雖南恐其分兵窺關宜命總監高起潛回守而以禦敵重任等委提督盧象昇意亦微矣帝疑象昇難獨任不

允

墻子嶺之役總督靈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勝門外
入覲帝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門閣部楊
嗣昌邀于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此來不能盡孝
也須盡忠嗣昌知其諷已拂然象昇躍馬去自此軍
中所請多格

總督靈象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規避
去者帝以地屢失責戰急輔臣劉宇亮閣部楊嗣昌
均請督師帝乃命宇亮出削象昇尚書以侍郎總督

象昇知忤嗣昌意必為所陷亦急欲立功自贖賈莊
之役以卒六千迎敵勢不支總兵虎大威勸其暫避
圖再舉不可乃力戰死報至云象昇以紫衣雙刀奮
馬出後不知所往忌者乘之以為偷生帝嚴詰死狀
後得其尸面中二鏃身有三創及山東巡撫顏繼祖
等以失機立決都諫徐耀嘆曰若象昇不死必為肆
市之魁矣

閣部楊嗣昌父鶴為三邊總督以失機逮緣嗣昌現
任閩內監軍道薄戍鶴未幾復原秩帝之以大司馬

起楊嗣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耳嗣昌以奪情
代父報何辭國但先不請纓後復入閣此其罪耳時
詞林黃道周等皆以奪情罪嗣昌惟保舉監生沈壽
民疏云嗣昌以居喪起用業一年矣漢儒開金革無
避之說君子猶謂罪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或者
止于武弁乃若遭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總屬大倫
臣子勢難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宗劉琨之
六詔不起非所宜言因伯禽之哭以征戎恐在當效
不可報其先人上即酬其殊遇詐有友吾旦夕安枕

京畿于以茂天常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又疏論嗣昌并
及總督熊文燦撫張獻忠事云據其善兵則是罄中
外之糧良無當于用而惟借群力于餘孽始克振暢
天威據其告捷則似諸將士之俘斬未為有無而一
時特降寇為先聲便已鋪陳殊績古人之勦不失撫者
代有之而要其施為固有序也皆耿弇大破張步于臨
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奔鑽于軍門任其傳謁行
在罷衆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于崤底東走
宜陽崇始棄兵甲如山肉袒獻所得璽綬時但待以

不死給田完終其身古人先剝後撫成效章明誠以
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帖耳而為文燦者
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妄祖海上之前規僥倖于再
試為嗣昌者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父
愆仍襲為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寬三歲之限更累
數年之民卒恐盪寇無期而漫欲告成于旦暮不亦
誕哉通政張紹先懼嗣昌怒託言字踰格不上壽民
復約其語上聞辭不達意遂留中

邊報至給諫陳啟新派守門啟新初以武舉建言得

進時新安官生楊光先往見啓新責以不請纓而守
門啓新慚但答一死無益光先曰公以口舌得官既
荷殊恩當圖報稱乃憚一死耶拂衣欲出啓新復揖
之入室光先責以先不當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
民生兵馬錢糧四項絕不從直言而今日一疏色
衣穿朝明日一疏御街騎馬豈未為官時天下便有
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為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事
事草故鼎新天下遂到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一味
真方假葉怨已責人尋人小疵搪塞了事異日皇上

看破思予言晚矣啓新怒甚後如其言

果

帝因輔臣楊嗣昌請免從款議然猶欲隱其名會詞
林黃道周疏駁中寢及邊報急帝歎曰大事幾成為
幾箇黃口書生所誤以至于此他日道周之逮本此
楊嗣昌在樞府羽書填積握管如宿梅俄頃教紙人
服其敏但以救少司馬郭鞏成為給諫姚思孝所糾
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之急及黃緣入
閣一手握定凡兵部復疏皆自上自票他閣臣無敢
睥睨帝委任之專如此及誅五案失機諸臣嗣昌雖

名草職猶眷倚如故

輔臣劉宇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束無
如之何于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戰然驕懦
如故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亦不能令士卒故也
宇亮竟獲譴然請纓之首揆褫官而坐嘯之薛國觀
反扼其吭而奪之席任事者所以灰心耳

山東巡撫顏繼祖未敗時都監徐耀焚繼祖囚服楷
下恹然捉耀手曰奈何又夢吏持一卷前耀揭視觸
目及戰傷者死者累紙上又揭數頁過旁有人謂

耀曰若已免未幾繼祖果以失機誅後司馬楊嗣昌
薦耀邊才及召對僅平平數言示不能狀盖有暢于
夢也

舊例六科有差者不守科宿科清巡視十庫念同垣
中止同年袁愷一人清仍舊守科夜有內官捧紅
匣至科乃處決失機等官者以事係刑科云非本科
官不授其寔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輪流入宿以防
接本是晚應輪宿者戶科辜朝薦也內官覓刑科不
得閱甚不得已邀戶科至而朝薦又不入內官怒以

命手書

督撫監鎮

清名報數越曰奉旨李清何不值科着自行回奏清商
之愷愷曰公本不應守科但以予回奏若責予回奏
直責戶科何疑清曰不然若公指朝薦必重處惟清
不應守科而守但據寔認罪或可以勤慎邀宥耳是
晚草疏明晨即上愷與朝薦皆俱不知也蓋已置一官于度
外矣八日旨下竟得免究漢
帝處決五案自督撫監鎮而下并縣令青衿共三十
餘人即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媿：數十言皆帝御筆
諸臣為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奴僕俱奉旨逐

出至委骸不收教十日亦可傷也先是帝欲決經畧

揚鎬巡撫王化貞等閣臣或言中宮將誕宜少寬帝

曰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少

夫機纒駢首矣

清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杖拿送并處決必錦衣衛送駕

帖至科侯金押持去初謂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歸

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解衣置地清問

何待答曰非科僉駕帖則不杖耳然後知此為封駁

設也今僅作承行耶

凌春

給諫張作楫

清為甯波司李

庶常鄭鄭貪橫

考功靳光先

清司李甯波

右五則據周本增

凌本有

清署篆後見一書吏抱冊而前請用印問何冊旁一
書吏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招疏送翰林院為
他日修寔錄地耳取閱見中有去取因問把冊書吏
此誰為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吏曰若
聾耳清不得已以口遍耳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為
政因嘆曰你何知誤取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抄
送皆聽本官手酌未幾清以言謫恐又為聾者為
政矣可歎

總督熊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張獻忠猾賊也屢撫

凌本有

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清叔傳御

嗣京疏糾之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婭郭明恭湖廣人

與司馬楊嗣昌同鄉兩人俱上文燦說率致決裂文

燦駢首而明恭致政幸哉

清巡視十庫內官言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巷中

自田貴妃入乃製蓬屨其上往來無阻無乃祖宗用意

良深而後人未可遽變耶又于西宮建一臺置小洞

與帝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首不加笄每着衣必自

更敷色又帝平天冠舊多用鴉青石間以珠妃所用

田貴妃幼時父弘遇曾攜至揚州寓子表姑閻氏姓家表姑每與予語妃性寡言雖酷暑熱食或行烈日中肌無

後

復為子

織汗枕席間皆有香氣

凌本有

珠皆大如彈丸石少珠多光明眩目

田貴妃最被寵幸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過

帝曰妃可無禮于后耶命罰處其宮半年其寔妃不

能文帝故命為之以諷正后止又量示罰處以存大體

耳此亦十庫內官所言又云凡東西宮對帝言皆稱自

女兒音西兩卷音江

凌本有

帝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

揚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僅竅可通制

光貴妃命去其一蒙以夾紗帝甚悅命盡易之舊者

凌本有

靡
不存矣

帝一日于宮中聞田貴妃竊撫琴問在家師誰妃以
母授對次日即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遣
之先朝后妃母無入宮者惟孝宗時張皇后有母金
夫人時得入見蓋繼于周而教于田也

田弘遇挾貴妃寵
凡御史至會極門
右三則據凌本增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間有密封五垣亦得
借觀自司馬楊嗣昌力主款議恐別垣有言于是先
鈔異已都諫姚思孝而以樞曹沈迅曾應遴等前後
改入兵垣自此科員如屬員一聽指麾矣或帝竟發

疑之

貴

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無敢窺者時刑垣與兵垣
近清謂諸公曰昔人謂耳属于垣今敝垣獨不許耳
属耶諸公默然

^侍傳御張孫振巡按山西為巡撫吳姓所糾逮獄或言

欲擬戍恐姓嗔者清曰不然此事曲在孫振彼糾一
介執之文宗已誤奈何牽及姓又欲指無干餉金入
姓罪姓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况于殺安有君子
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待姓也時給諫徐耀在
坐以爭宋潁二公諡與清隙遂以孫清比孫振為言

副總兵楊德政

右則據周本增

立言之難如此

清署篆時同官袁愷忽入預與清別驚問故愷袖出
一稿示曰已上及閱之言甚激其一言上不宜過寵宗
室以魚肉小民其二言上不宜濫開保舉以混濁仕路
三言其不宜贅設總監以掣諸督撫肘四言其不宜戮辱
大臣致罪輕罰重之刑部尚書劉之鳳身罹重辟中
一段有云近上決意于河工興同官夏尚綱切切言之
亦未重譴也諸臣皆不言何耶末云輔臣薛國觀是
忠是佞更望明主詳察以聽自我無令久妨賢路閱

訖舉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而况一官越教日竟
留中或云帝是時已疑國觀故不處愷國觀聞而衛
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殊屬沽名則曰何得市恩若帝
一改票便加降調耳閣臣休容之度一時乃爾

給諫袁愷每具疏皆孤行己意時臺省以年例為劣
轉然非盡公道半鋤異己耳愷忽具疏云凡科道外
轉宜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遷啓排擠異己
之路時雖奉旨未允然前輩及瓜者皆為勞目
帝于輔臣擬票及刑部諸招間不違意則或抹或又

輔臣必由淺之深刑部亦由輕之重然帝意淵微原
未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聞輔_臣石遇臺省諸疏微涉
逆鱗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改票便從嚴時刑部
諸司官蓄縮尤甚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
以待駁一駁則重再駁則最重甚有假此勒索動云
上意不測者噫律例俱蕩然矣

帝於刑部諸招多駁每由輕之重然時有由重之輕
者如其氏女已嫁夫夫出不歸復寓母家一奸棍心
涎其父_史懇伊母求娶母不允怒甚誘殺母并幼子時

母既懷孕刑部援殺一家三命律擬凌遲帝謂現字作

一命太重命改斬又刑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道成李

挺王五鳴喜辟帝命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貫與迎賊

知縣劉業喋不時決帝命改棄城者為秋後其於慎

如此

輔臣石姚明恭致政一詞林作詩贈別內有免為本廟

犧牲句人哂其言及後輔臣石薛國觀周延儒相繼賜死

人始以其詩為讖語也

帝好文墨初讀史司禮監內臣多閱史後多延師習

時藝兼務博綜司禮東筆六人名下又各有六人六
部兩京雨直十三省有各省專司故閤部臺省訛舛靡不駁
正者乃輔臣多假手年深中書淺深中學庸流蒞芦
依樣一命改票摩揣周張為帝所輕多無暖席者
帝感念皇生妣從群臣請加皇后為皇太后時清導
駕見帝御殿悽愴動容及奉上冊寶帝以手拭淚潛潛
然不能止

都諫徐耀長軀多髯聲氣主盟也司馬楊嗣昌以邊
才薦一日帝召耀與侍御楊繩武對殿前繩武吐言

如流畫地成圖平耀數言耳都諫姚思孝面尤之耀
侯思孝退語清曰耀書生耳若令按甲彎弓寔不能
而弗自為能此吾之能也

給諫左懋第忠正士也言太夫人陳氏喜讀書尤好
談節義清時上疏為開國靖難死諸忠請謚太夫
人閱之輒擊節稱快其好尚如此懋第或得母教居
多

都諫徐耀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家宰謝陞將起言
官多阻之惟耀獨婉解得推或問之耀曰彼羽翼已

成知其必不能過故阻之此他日隱憂也不如從而
玉成猶昔人所云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耳

儀曹吳昌時為大人行旁若無人舊例每遇考選必
同鄉諸公為政其視給諫葛樞等皆貌如也及考選
得禮部愠甚又思攬吏部一席樞言于太宰亟推大
行王重上章上聞故三衙門皆不皆得

績溪縣民李世選自稱韓國公李善長十世嫡孫捧
有太祖御筆龍封自云善長賜死後駙馬都尉李琪
嫡子李盛慶賤績溪為民即臨安公主出也因公主

號泣上前故數上賜之龍封：面書云勅賜皇親外孫
李盛慶受爾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開二百十六
春為民依數滿封戒此旨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功
爵獲國永遠世：不忘李徐劉勲臣保障戎為主將收
伐陳友諒天下俱服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
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又封內勅諭末云勲臣李善
長衆臣詐爾你偽坐胡惟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毫不
干爾你事李善長保障開國十大功勞秋毫無犯忠臣
與我股肱心腹爾你為國為民我不忍忘天誓我常懼怕

爾^你光年同劉基一時啟友諒十六萬大功今爾^你男李
琪外甥福緣已故止存三外甥李盛慶長孫賤^謫罰二
百十六萬^春為民取復獲國准旨到京見主復韓國公
收過家資錢糧數萬國用養老三萬還爾^你開國勲臣
勅賜皇親云云時帝辨驗龍^{封云}長字二字臣字爵字相
似餘不盡似又書^胡惟庸為容李祺為琪且善長之死
在洪武二十^三五年五月乙卯而此勅又云仲春月故
閣臣皆以為疑遣少宗伯錢謙益出都以所抄閣中
奸黨錄示給諫宋鳴梧且云善長之獄已有招妻妾

與天者俱有^火招寔錄猶多諱安得有此故鳴梧疏祇
 其偽及下撫按查云盛慶以三歲貶與世選為善長
 後俱寔但龍封真偽不可知時給諫熊惟典先為績
 溪令語清云自下車以來便聞世選為善長後龍封
 相傳已久士大夫及里民俱知非新假者清時為刑
 垣請^疏世選方得宥^繫遂然已繫^繫獄十年矣龍封真偽
 卒莫能辨惟司寇鄭三俊有批云若善長之功雖百
 世宥之可也此言為得

樞曹沈迅博學多才與同官張若麒皆以邑令考選

觸詞林楊士聰怒士聰常語人曰某司理李冷曹尚當以
同籍薄致殷勤吾同里同籍乃漢置耶其糾兩人以
此逐尋改兵科司馬楊嗣昌意也獨若麒不得嗣昌
胷中固有優劣耳觀兩人末節可見往時翰林見前
輩皆矩步倭躬每同赴宴非前輩帖邀則不敢至迨
推知與選氣稍驚一日早朝某詞林以臂格吳編脩
偉業柳使下其前輩也又翰林院一送卷官以小事
觸怒答三十此官泣訴前輩云無例簡討沈廷嘉裝
曰此某四府某太爺未可以庶常忽視之也若誓固

宜

給諫姚思孝與孫晉皆氣高遇考選獨不與同官陳
啟新高啟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科而江南考
選知縣陸自嶽遂以訪單書翰林翰林四字坐謫外
及姚孫去國都諫徐耀每事與商啟新始嘉會江北
銓部缺耀不敢坐名以闔置瓶中夾取得行人張一
如思孝深病之其寔啟新在坐推唯而已雖預定亦
不糾也

方伯李光春破例推金院御史中有昔為巡按曾疏

荐先春而今作属員者先春心歎每御史未謁俱往
答非禮也帝庶知不旬月罷

帝每于科道升京鄉必詰是邊才與否清在刑垣時
見同官教人皆借邊才二字鋪張教語遂蒙欽點然

京鄉外遷巡撫者重則下獄輕亦帶降惟留內者不

數年便至部堂如山東巡撫解學龍亦舊科臣以錢

糧帶降不遷者九載又如御諫徐耀輝力辭邊才不

二年便少卿轉遷金都此皆然亦不能察也

璽丞戴澳居鄉貪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撫澳念先陪

顏繼祖本舊科臣以失機誅又如江西巡撫

後正可翹足待耳然有以中帝所喜恐不點時帝德
貪最嚴遂疏陳貪吏害帝命指名具奏倉卒無以應
再回再詰不得已遂叅及嘉興司李文德翼平遙邑
令王凝命德翼素有文名而凝命則舊李福州以強
項降補聞兩人單款皆臨期可取給諫沈迅不平疏
駁之未幾下澳鎮撫司拷訊或曰儀曹吳昌時與德
翼鄉同門頗有力然亦自取也

故待御李應昇之舅蔡士順自號東林鄉人刊尚書
錄凡列聲氣一百餘人書賈携數十部至京時都諫

徐耀見有己名恐為異己所掩遂以重價盡市之秘
不出刊者固好事而市者亦小膽古有上書耻不與
党者獨何人也

帝命輔臣楊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餞之云盍
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靜
還期教養遂民生其屬望嗣昌若此初敗獻忠于瑪
瑙山幾獲已竄入蜀復襲破襄陽事遂大壞未幾嗣
昌憤懣死或曰飲醜也司馬陳新甲入都風埃四塞
黃霧酸鼻見者以為不祥後卒棄市

回承孫三志
右則據周本增

三垣書

卷一

三

戊寅六月十六日東廠接出聖諭勅總督東廠王之
心今年火星逆度兩次為灾猛烈深可驚悼夫刑罰
所以誅不仁緝訪欲得真事苟或加之良善歸虛為
善寔大犯命之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姦者固
多讎詐亦復不少今後此有首報事件旂番止許拘
人或求親審叮嚀刑官查實真者據寔叅奏誣者即
時開釋仍將首報之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拿人私
行拷打彼卑官小民以衙門活計惟知嗜利少有良
心是以有錢者放無錢者方呈稟所以真者不勝其

狼狽誣者即使放去亦家財盡矣甚者張冠李戴增
少為多或久禁暗刑或苦打屈服可惡情狀令人髮
指全凭爾心腹內臣以清嚴作標虛公為準固不可
踈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則
衙門偶有平反亦虛公聽之舊例有平反原衙門無
罪不必堅持人罪偏執已見到底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
惟有負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因此擔延滋曠溺職
戒之戒之特諭此密諭不發抄也帝憂國用不足發萬
歷中所儲遼參泰出外貿易時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質

三才書言 卷一 十四
堅味永與他參迥別異惟儀曹吳昌時所市最多皆取
其上者聞此番貿易獲可數萬金

少司空蔡國用以會推閣員不與心怏怏及召對言
曰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為教人把持耳聲色
俱激帝默然既退給諫馮元飈曰彼欲以此激上為
點用地耳今上無言氣折矣越教日竟入閣

廷尉范復粹與清比此隣不教日大拜清往謁見其中
庭置案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輔臣張四知與蔡
國用皆庸清語銓曹申佳胤曰若輩縱不能益國或

不至害人耳胤曰不然彼無識又無力聞取所粟擬或
駭則心手俱戰慄極力附會恐庸之害甚于彼
也果然

司馬傳宗龍初見帝諄以民窮財盡為言云餉不
可加兵不必增帝初云卿言是時宗龍指天畫地言
愈力帝始不悅語宗龍曰卿但當料理兵事耳既退
語閣臣曰宗龍所言半言官唾餘何也自此兵部諸
疏無一允者未幾下獄

刑垣葛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旱盜

賊邊兵之議增議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而治亂興
 亡近而得失善敗無一非輔臣啟沃則無一非輔臣
 執掌等語帝加大圈十九命輔臣票進遂以說得是
 擬樞見疏喜清曰公禍自此始矣未幾疏陳邊務批旨
 某不諳未幾疏救司寇劉之鳳知府周光夏又批旨
 某市恩再發改票遂降級調一時輔臣以私怨處人
 若此

司寇甄淑性刻及代劉之鳳為尚書愈兢兢每語同官
 云但將應擬杖者擬徒應擬徒者擬戍應擬戍者擬辟則上自

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深文者自安之道在人之任
死豈聖世所宜見耶

雲南二將張銓彭天道以失機先經撫臣擬戍及事
下刑部司寇甄淑改辟俞之時事閱兵部司馬楊嗣
昌仍擬戍亦俞之清心語曰此正可借題洗發使帝
知法官深文若此如是又使天下知帝無意深文如是也
故疏云此一事也而忽輕忽重非兵部縱則刑部苛
臣為此一事言而寔不止為此一事言淑見怒疏疑是
兵部則已為失入當引罪疑是已則兵部為失出亦

當引罪時嗣昌以部臣兼閣部遂不敢言而止恨情清刺骨矣

司馬傅宗龍以復疏拂意帝下獄入門即索錢改行
至天下之平一門錢盡監門者閉不使入宗龍傍徨
不得入門外俟續取錢至方入原任少司馬謝啟先下獄
為牢頭索詐不遂被擊教掌清時以久旱疏請寬刑
且列二事示疏末有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
獄吏之貴移為牢頭之橫等語時守提牢官宗翼明輔
臣薛國觀門生許璟輔臣姚明恭門生也不悅責清

以不得暗有把持不過為帝所惡者把持一改票即
處耳幸不改票遂蓄怒不已偶一日帝召司寇甄淑
至語曰若司官賣法爾部即叅處淑承旨又曰若他
官把持爾部亦叅處淑不對退時明恭係淑同鄉又
挾恨從後呼淑曰主命公叅把持者不承旨為何于
是明恭主議于上兩提牢官傳語于下此淑劾清一
疏所由來也輔臣批云明係暗有把持姑着回將話
一二同志見旨嚴夏不測清草疏訖慨然曰吾不受
賂又不徇情徇雖官非徐有功而言則其言欲回人于

生而自陷于死無此天道也况又有聖明可恃耶旨
下僅命議處吏部復降一級照舊竟改再降一級調
用輔臣意也

司寇甄淑疏下或勸清託人而解清笑曰寧敗吾官

耳彼險且狠若以求解上聞吾氣節墮地矣又傳御

郭景昌素惡淑出其數十單款授清欲清入告清曰

戒為諫官時即對天自誓止就事論事從不開人單

款蓋恐諫官疏下必播之海內若以莫須有玷人名

節無論公論難于自容獨不為他人之孝子慈孫地

乎初誓固在豈以新怨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淑操戈
方言若聖明反詰將何以對卒不上

清自入刑垣見殿衛暨刑部日事苛殺或帝間取數
事及于寬政則錄置案頭入之疏內以廣揚當開導
是歲元旦朝賀罷給諫戴明說曰若今歲冊封矣清
曰不然近擬寬刑教疏將次第奉奏上奏恐未聳聖聽先觸
時忌已不能待耳又給諫王文金以極陳催科之害
被謫清往謁別且曰公以薄稅飲請予又將以省刑
罰請徐之公先戒繼耳果如言

清降調後同丞金光宸為清言往伊為侍御時與同
官以言謫則共製錦帳不稱慰稱賀又詞林胡守恒
語清曰往給諫吳家周以劾輔臣溫體仁被謫時先
聳之言者給諫孫晉也往謁蒼頭與主人皆努目視
親清聞而笑曰兩公往言往事吾言近事近給諫曾樞被
貴有謂渠大癡徒拋却好官者今予又謫矣彼固無
帳可賀想當代予努目耳夫公論相鬱于上則清議明
于下今兩者俱無世道憂也二公太永息而退
清奉旨謫外門可設羅惟詞林劉理順從未識荆乃獨

命^騎過清且袖扇贈有詩曰丰采追儀鳳平生矢拜颺
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黃梁^梁湖上峰峦遠天邊雨露長
宣公祠宇下相對且飛觴時清謫補浙幕故也又語
人曰吾讀彼教疏猶知逆鱗耳理順甲戌狀元杞縣
人為同袍二十八年所居止茆屋其子以庚午登賢
書偶閱說一事逆棹其子而返其物及中鼎元鄉人
遍其門曰天從人願後殉闖賊難
周少傅永淳先巡按山西^陝劾巡撫李喬遣戍及清給
諫命下對人言輒揣首謁於垣以喬為清叔故也

少司馬王道直晤清言司馬傅宗龍入獄為牢頭所
詐清據入告後以此疏為司寇甄淑反噬奉嚴旨回
話道直又惴、託人言于清求回話疏無牽及未數
年道直總憲而永淳冢宰乃知為大官者必須小胆
也

詞林黃道周上三疏一言司馬楊嗣昌不當奪情入
閣一言總督方一藻撫邊事一言不必又起復陳新
甲為宣大總督其言一藻與新甲兩疏俱在未枚卜
之先五月間已繕完俾班役投會極門班役以道周

方在枚卜望其萬一或用則已即為中堂班役又知
此疏一上必忤旨不用乃言會極門中貴索銀八兩
道周無以應至枚卜既下班役^絕詭望乃並投三疏致
帝詰道周當用新甲時何不即言直待枚卜不用乃
言明係扶私道周亦不能對

周丞金光宸與清別切齒曰司寇毒惡乃爾可計傾
也清曰彼以計傾我我亦以計傾彼相當耳出爾反
爾先賢格言曾見周興來後臣輩終為牖下老乎行
坐觀其敗不數月果為嚴緝云受錢霖賄下詔獄當

淑入獄時聞獄中紳民皆欲痛擊秋曹葉國華時提
牢恐其致斃乃以獄官房處之命諸囚無得近猶詔
詈教日乃稍歇然受賄者寔其子也淑刻而不貧

凡六垣上陵歸必送同垣棗栗等四種又冊封回必
各送青布一疋猶有簡朴古風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僉押于直隸巡按
監察御史某准此則用朱筆大直于批後又書後曰
還日繳五大字送中宮用印清曾頤同垣笑曰我輩
下筆縱放如此若上若中宮見時必怒矣一日果命

中官至垣詰責因告以舊例取歷年所繳批進覽次
日發出亦莫稽其故也大約科臣金押疑代皇后為
之者

萬歷間諸諫官以藩幕謫者抵任即歸以待內遷然
初謁院道猶用手本冠以舊銜而列今銜之後院道
辭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迎用主賓禮惟詞林項煜
謫浙幕獨持書投帖仍大字院道反往拜給諫葛樞
遂踵為故事獨清以為自尊固體非所以共君命也
敬仍如前會于內艱不行

內臣劉若愚先為給諫霍維華侍御楊維垣所糾擬
絞繫獄清于朝審時猶及見之獄中所著酌中志略
叙大內規制井：而所紀容氏魏忠賢驕橫狀亦淋
漓盡致其為史家必採無疑然以如此博洽宏才而
迫於上迫太監李永清上貞與名心知永貞必敗而不能見幾托病
以去致自羅網羅可歎後竟斃於獄

都諫姚思孝主持聲氣及以謫出國門送者傾觀都
應接不暇不三月清亦以責謫行送者寂然也上止以同
郡給諫顧國寶徐耀一至飲教杯即行孤立無倚者

喧寂迥異乃爾豈知他日同列名賜環而獨蒙欽點者乃清也

別駕朱術殉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特召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去外便被戶部尚書拿去買草人給諫陳啟新冊封某藩賜之帶中途失之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狐善竊人物二疏同日下觀者傳嘆笑

清讀滇志載洪武間傅天錫歷觀官郡守以謫滇遂家滇者為潁公傅友德後名山藏史槩皆因之及清給

諫刑垣略司馬傅宗龍問公信賴公後否宗龍但云
上世傳聞如是耳因憶學士楊慎傳內謂某方伯將
聘修滇志而因鄉士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覲世爵
者慎不可遂去其官良有指也宗龍即天錫元孫其
曾祖良弼嘉靖時給諫與慎同時欲冒嗣以覲世爵
者必指此

給諫王文企先以庶常散甫得報即丁艱歸及服闋
補官首以民窮財盡言奉旨降調一生止一疏
已卯月帝召對候考選諸推知於中左門命先將

吏部所試奏疏大意各奏其概韓城邑令左懋第所
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奏及諸臣各奏
訖帝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中使設冰水一甕于
側內貯四箇^筒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
日色其曲體若此後御定懋第為第一授戶科給事
中懋第與御定狀元劉理順俱以第一先後死難亦
佳話也

三垣筆記卷之一終



三才圖會卷一

三才圖會卷一

三才圖會卷一

三才圖會卷一

三才圖會卷一

三才圖會卷一

三才圖會卷一

三才圖會卷一

三才圖會卷一



三垣筆記卷二

興化李清記



崇禎十五年五月帝從侍御張肯堂言錄謫降諸臣
吏部以名聞者十八人帝命取諸臣去國原疏與輔
臣面議或指及其某帝曰此喜事者止點四人復職
清名與馬雖濟濟名賢實不止此然蒙恩者再矣
清起補吏科不數日聞邊警以主恩深重冒險而行
至淮安方遇座主少司馬倪元璐及儀曹周鏞中丞
方孔炤等議同行一日聞儀曹吳昌時政文選正郎

元璐愀然曰恐非其福又聞給諫廖國遴楊枝起為侍御孫鳳毛所糾相顧太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憑藉輒排擠善類豈知有不然少司馬倪允璐寓淮有客獻議謂開登州某路以通漕運可省貼脚銀二百萬兩元璐以為奇於召對及之不一月即改戶部尚書帝欲節此費耳後詢前後巡漕諸公云貼脚無幾客妄談也

河道總督黃希憲于濟寧坐間言首揆必敗清問故希憲云往在江南時見首弟正儀每得乃兄手書即

遍編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役自長安來見首揆門
如市上耳目廣終以此敗耳首揆者周延儒也
舊例吏部由縣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啟時冢宰趙南
星在部始調兵部員外鄒維璉于吏部時猶大閱若
以禮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又自吳昌時始
輔臣石吳姓與昌時密諷之曰聞文選司一官必起冢
久任後輩無先者公或以稽勲驗封帶管文選如何
昌時正色曰上欲為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況目
前吏部諸君皆予手援彼乃後輩也未幾果敗

帝一日語輔臣周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巡皆微服
訪民間近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衙門前後皆督實
通賄每奉差竣富可敵國宜重懲以警時清叔嗣京
巡按福建與延儒疏又輔臣吳牲同里至戚也銓曹
吳昌時以牲督師有離心故藉口帝所指者嗣京欲
重處以媚延儒時家總宰鄭三後議轉年例亦堅不從
也僉憲毛王龍之糾緣此

吳昌時既破格調銓曹思有以堅帝意且箝制臺省
以春季例轉皆自己出吏垣都諫吳麟徵掌河南道

侍御祁彪佳竟未與聞也科五道十幾兩倍舊額蓋
因帝疑臺省橫屢旨申飭上飭且恐他日有指摘則以例
轉挾忿為言耳時浙江同鄉諸公集議東省吏部昌
時麟徵彪佳皆往咸努目視惟侍御向北詬誅尤力
幾飽以拳

銓曹吳昌時欲破格外轉科道謂輔臣吳姓曰惟此
一着可為冢宰結知主上姓曰不然大臣以休容為
度尚當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開後
此不省者驅逐言官必藉冢宰為口實恐忠良之士

亦皆寒心昌時不從姓乃言之冢宰鄭三俊三俊然
之後以昌時意堅僅留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意甚
巧皆擇其平平者充之中情怯耳一時衆口交沸識
者皆曰昌時之福福從此始矣

輔臣蔣德璟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談古事則
述二十一史如黃河瀉水至於叢殘小記無不畢憶
其談近事則十三陵之迹五府六部之故實與興九閩
十二鎮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不手畫而口數也又
嘗一日應閣臣中二十餘誥勅皆立就文極典核同

事駭嘆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為政五科多唯唯而已
左右散以下皆不得聞自給諫廖國遴楊枝起等入
始雖黃先輩謂其堪其不堪及銓曹吳昌時越額例
轉人疑有所授都諫吳麟徵語清曰皆廖楊所為時
兩人皆下獄清驚問故麟徵曰此皆伊素所雖黃指
為不堪者耳

都諫吳麟徵為清言銓曹吳昌時居里時凡公祖父
母皆執贄稱門下士彼義冠博帶此方巾便服延送

至中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強項不執贖者即於上臺處媒孽故無不望風而靡

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頻過輔臣為愧至此番則不然每過輔臣門馬扇重沓非某科即某道周延儒喜軟美故多媚子吳姓尚聲氣間出偽士惟蔣德璟有才名喜掖後進知名士多附焉

清族兄沛輔臣吳姓甥也清賜環北行沛曰弟行矣何以益吾舅清曰但不為累沛曰何累清曰不肖者貪利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名則假同邑相

公以標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吳二輔臣處人競挑
激時給諫韓如愈清同邑同籍也相見感眉曰吾輩
一門人一同里兩姑難為婦若何清曰非公事不見
非公服不見耳如愈首肯故二人游二輔間獨免於
評論

給諫韓如愈起家單門然為令賢及居言路亦孤立
無附時江南北輔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暱也清登
其堂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脚跟
不着東西方為君子清為揭去曰予與公刻心可也

何必對也

往例朝審時刑垣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法慘
急清具疏云近見皇上批駁諸招或曰所擬未足蔽
辜或曰還着確擬具奏夫謂所擬未足蔽辜是罪浮
於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是情未合律非必盡
入也乃讞獄者不能仰體致舉確擬具奏與所擬未
足蔽辜者一概從輕之重誤矣時輔臣見此教語恐
拂帝意^止批該部知道帝以朝審大典欲申飭^飭教語
又發改票輔臣擬帝怒擬票未句云李某不必襲陳

帝仍不允始改票云朝審於慎勅諭已詳着與審各
官虛公祇遵以成明允帝改朝審為二審又加勅諭
為十年勅諭其精詳如此

給諫曹良直龔鼎孳居言路相厚清偶一日往謁鼎
孳門者固拒因指良直扇詣之遂之時鼎孳尚未櫛
沐與良直同話內室清曰言官難兩人問曰何難清
曰言有言之流弊如謫官杖獄皆言官本分惟以一
疏故而或云指示或云附和推戴致君父疑而察宗
搆此流弊也又曰往予初入垣言事甚銳獨同鄉金

先宸語余云天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余初疑及以
寬刑數疏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恐貽慈
憂方嘆金公言不悞耳兩人知清諷彼不悅

司副熊開元故給諫也往因給諫周瑞豹作令時以
錢糧未完先出已資代納故得與考選已事發奉旨
議處時首揆周延儒以瑞豹其門人力救之且言如
瑞豹比者甚多故牽及開元亦坐謫至是欲求賜環
又以非建言不得心愈恨糾延儒一疏實廷尉孫晉
意授人疑晉欲吳姓為首揆故有此然疏中所指皆

藥石也未幾晉出為宣大總督開元請對意在攻延
儒故請屏人諸臣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退則論之請
故開元不能暢所欲言帝命開元具本蓋欲其直發論止
延儒之過延儒心疑托銓曹吳昌時至開元寓故開
元疏中所言半為昌時勒索帝怒謂其陰陽兩可幾
欲置之死金吾駱養性為延儒援用姓以序不應及
獨謂不可一日帝召對言及各衙門弊竇多端姓言
錦衣衛尤甚衛役冗雜宜加清理近有疏已擬旨兵
部察奏如實當賜處分延儒亦言近日緹騎奉差連

即逢遠撫按等解可也不必又遣緹騎帝然之

人需嚇尤橫養性不悅適開元及給諫姜採廷杖旨

下養性密語同鄉給諫廖國遴曰上密旨置兩人于

死予不奉詔國遴以告給諫曾良直良直即草疏入告

謂上無此旨養性不宜謗君上有此旨養性不宜自

謂上疏以為必勝然竟留中自此恨良直入骨帝一

日忽召養性至以疏示之養性飾詞對遂解不知其

所飾何詞也然帝亦無意殺開元矣已再詢開元遂

盡舉諸臣私語以對大約皆指延儒守不潔而昌時

所言亦供入疏內疏上帝發閣既使延儒知之其意可

知矣此他日所以死也時牲勸延儒宜自引咎而請
釋言者延儒不能從

廷尉孫晉先在言路以聲氣自雄然為人圓巧善于
迎時及提督宣大清謁之城外見其身着兜鍪忸怩
作書生面目聞處江南江北兩輔間頗有趨許故出
之若之何以封疆為戲也至納言宗學顯所舉邊才
乃同里錢位坤位坤故南職方郎風流場中豈有折
衝耶邊事安得不壞

冢宰鄭三俊以聲氣與儀曹周鑣密每入見非竟日

不出揭陽令張明弼鑣母舅又師也撫按交薦三俊
獨欲處之曰吾有**肚單**又原任封丘令曹宗璠頌
元先以銀六兩餉邑紳秋曹邊之清為廠緝禁銅具
疏求雪久閣不發人皆謂鑣所為清不信曹張出鑣
手書保札示清先諄諄引咎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
鑣躬任且有同邑諸公花押而廷尉吳履中列名焉
時鑣為給諫韓如愈所糾怨兩人乘機出疏是耶非
耶

帝以邊警日迫與輔臣周廷儒議南遷命無洩傳聞

懿安皇后語周皇后云此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
在此遷安往且歷言延儒短周后以聞帝大怒遣宦
者往詢懿安索傳語者懿安堅諱帝堅請懿安急欲
自縊帝不得已遣延儒代征蓋觀其後也一云金吾
駱養性重賄周皇后父奎故后言于帝不知孰是
輔臣周延儒出征邀給諫方士亮從行與清皆及門
也時賓客猥雜清因語士亮曰凡觀人當于其骨今
日掃門他年下石非西人也若非門生須不屢邀不
往若門生亦不邀不往方可信耳軍時暇中時幸及此

其行時識者知帝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及至軍
中周^用總兵劉澤清為中意軍官諸大將及偏裨奔走
如謂猶居長安時內官皆密以聞帝始大疑

癸未正月二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後傳
各殿脊烟起疑有火災請輔臣出視見各殿及門脊
上冉冉若炊烟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矣

癸未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攻陷襄陽承天失守帝
召對隋涕諭輔臣吳牲曰鄉向歷岩疆可往湖廣督
師以圖恢復牲請發勁兵假便宜以往帝命條奏來

看姓疏言自成蹂踐兩河聚衆數十萬戎兵怯弱未
敢一矢加遺總鎮左良玉退避漢陽不敢用命殺賊
而乘亂肆掠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與敢戰之將統之
南征方可恢復承襲掃清陵園南京豐邑豐重地恐賊窺
伺亦當兼顧而兩河則責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
勦疏入不下姓請面對帝御文昭閣召入諭以所需
多兵難以猝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姓奏良玉跋
扈近閣部督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又河南總督羸
卒數千僅充輿從臣即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閣部而

良玉退居江漢更有甚于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
精兵進可追勦寇敵退可駕馭驕師若僅張空拳節
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
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時輔臣陳演言督師出則督
撫之兵皆兵姓言臣之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耳使臣
出而仰面強鎮束手待賊然後呼籲事機一失臣有
不忍言者帝始怡然曰先生言是乃命下兵部議司
馬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
兵一千應又言此項兵馬皆發往北必俟敵退方可

調度帝曰姑俟敵退兵某啓行未晚也已演復具揭
留唐兵已得旨又揭請集所調兵時帝命兵部另議
徵調實無一兵遷延久之姓遂得罪初閣部楊嗣昌
出視師九調良玉而九不至嗣昌竟以憂死總督丁
督睿代之則往來依違為良玉調遣文書時人諛為
左府幕容姓之所言不為無見但良玉素服姓威名
聞其至傾心聽命且欲屈節以見乃馴至齟齬停待
成命中格而國事隨之事乃閔天非獨姓之罪也
輔臣吳姓奉命勅寇久不行而首揆周延儒奉旨代

征朝拜命夕出都司農倪元璐述輔臣蔣德璟語曰
上欲吳公速行緩語相慰者試耳觀首揆疾趨可見
清具以告牲牲曰無兵安往時都諫孫承澤亦力言
宜速牲皆不以為然蓋因牲屢請奏行以無兵為言
帝曰徐之敵退則兵集獨往何益然帝意實欲牲先
往而兵經之也初牲奉命後督臣孫傳庭將出勅闖兵
帝以語牲牲力言宜持重無信間諜以墮賊計帝不
以為然則已微見其端矣牲又面奏帝欲疏請蠲楚
賦為民久困兵火微必不能應且令仁聲先路則安

民即勦寇勝着耳帝允之及疏入留中

總兵白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督臣趙光
忤為人粗率先未聞知廣恩密請帝召入京錫之宴
用為武經畧時帝頻誅諸大帥又故經畧袁崇煥亦
以召誅廣恩聞密請帝召入擁兵不至以索餉為名
盟桓真定城下輔臣吳甦劾帝嚴旨治罪而已為力
救率勦寇自贖以密揭請廣恩其感不數日帝命內
臣二人齎銀二萬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意驕遂
不為甦用

秦督塘報左良玉兵駐武昌賊船過漢陽為良玉兵
^{追殺}復進帝密遣中貴賁金幣往營諭之未幾楚按疏至
並無追殺有功情狀輔臣吳姓密具揭言良玉坐視
承襄之禍陷退避湖南方懷疑懼而上復遣內臣往若
追殺報虛疑懼愈甚乞暫停遣俟察實命兵部差官
照常賞賚未晚也帝御批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
官不為措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枝勁兵助
先生徂征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帝寬假良玉
若此

輔臣吳牲語清曰我日請兵兵不集若出國門恐當
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所請總兵唐通兵又為輔臣
陳演揭留云閔門不可無備不得已刻期辭朝行之
前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內官賜銀牌給賞越一日
忽責其逗留命輟行入閣中或云金吾駱養性之媒
孽也

輔臣周延儒應對票擬機敏稱帝意而賓客根襟酬
酢紛紛竟忘帝為雄察主也及北征歸帝猶錫之宴
手玉卮賜飲又失機督臣范志完趙光祚等或戍或

徒不由刑部閣擬皆從輕帝悉俞允不數日命九卿

科道會議惟五府一單曾稱其有功無罪餘九卿科道

議單皆敗褒相半獨都諫曾應遴被論註籍出一議

單托內官持至議獨峻未之用及清革入垣見是日

新下一疏乃應遴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

功何減韓范觀者失笑

往例科道疏互駁皆控御前無抄叅者抄叅則撫按

及部疏也會給諫劉昌于數月前糾督臣趙光忤又

云督臣范志完可用志完河南人與昌同鄉先斥江

西人與都諫曾應遴同鄉也及疏下志完已決裂故
不直昌疏者衆但應遴抄叅故耳昌怒疏劾應遴歷
數其過中有云譬如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愛憎易心
于轉盼譬如傅粉梨園扮男飾女黑白換形于滷吏
疏上留中。都諫曾應遴與給諫韓如愈皆兵科或言
散員不宜糾都諫如愈正色曰若都諫賢則敬之若
都諫奸則糾之吾亦居言職敢恤察誼而欺明主哉
遂疏糾有云應遴先為楊嗣昌私人便辟庭中呶喔
闐側故由兵部改兵科者嗣昌力也迨嗣昌既死則

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屍夫嗣昌即有罪即應剖棺戮屍而豈應遶之搖尾生前反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覆一也嗣昌既隕則附薛國觀然誰為介紹而進之者國觀同鄉詞林衛亂文也迨國觀譴後又疏彈亂文為解免地時亂文徵色發聲云彼手書尚在應遶始惶悞求解得冥無言其反覆二也國觀既斃則又附周延儒近於公座語人云戒一生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議則又從註籍中倉皇送單讀其議慄然霜鉞矣及臣歸垣發抄則云首揆

之功何減韓范又應遴疏也議單方出媚膾旋下詆
延儒抑詆韓范耶其反覆三也昔呂布始反丁原再
反董卓則為二反劉牢之初反王恭繼反司馬元顯
終反桓元則為三反應遴之反二耶三耶且偶牢之
而過布矣次日帝置紅匣中命一內官送閣擬票閣
批有該部叅看等語竟留中

司馬楊嗣昌條奏機宜自一至數十繩之不絕人笑
其以口擊賊耳及主政曾應遴改科亦踵故智日具
一疏帝一日召誥曰汝為兵科嚴戰守効功罪約言

不煩足矣日疏何贅也應遴慙而退

詞林魏藻德前科狀元也先上七田禦敵等疏平平

耳留中至是忽召對褒其前疏語畢云朕將大用藻

德遜謝帝曰爾不聞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耶越數日大

拜

首揆周延儒奉旨看議給諫袁彭年先以司理李轉儀

曹因病乞歸及起補復疏求考選輔臣陳演嚴駁不

行彭年又托儀曹周仲璉言于首揆周延儒再疏票

允始授科至是乞差不下杜門養病及見會議首揆

旨逆首糾延儒疏列多人而不敢及仲璉仲璉太息
每指階前石語人曰此某跪天指心不負政府_府也
輔臣周延儒看議甫數日僉事雷縉_縉祚回奏疏即到
大僚則范景文等詞林則方拱乾等言官則朱徽沈
應培袁彭年等景文雖延儒同籍然甚疎每謁則辭
不見拱乾新入都徽與亂培皆門生也疏中所劾帝
親加塗抹若甚怒首揆者且召縉祚見越數日抵京
又越數日方召對帝意若不屬者及見召拱乾與質
拱乾辨析甚明且云臣不敢自謂賢即果大不肖欲

為督臣范志完行賄而敵騎充斥安敢見數千金入
都且志完乃延儒門生又有子為金吾賄豈藉外人
續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復擢人謂輔臣陳演
密聞之也續祚初奏延儒召見揚揚有驕色以總憲督
自居大書常扇掌不要錢不怕死武德道已命復任始
氣沮首揆周延儒既奉旨放猶疑給諫曹良直龔鼎
孳有言託輔臣吳牲代解不數日良直糾疏忽上時
牲尚未出都良直不時過從故人愈疑之牲語清云
彼晉人以吾撫晉故云門生渠自為之我不知也疏

下亦加塗抹與會事雷續祚前疏同然良直數日前
又頻過首揆若甚款洽殊不可測姓將出都語清曰
幸語龔君弗言及首揆人將謂我教之後鼎彝出疏
糾劾臚列六十餘款又密疏一封力言輔臣王應熊
為延儒私交疏上皆留中延儒之逮與應熊他日之
至而旋斥皆由此或云鼎彝諸款皆得之給諫廖國
遴楊枝起往入幕時所記也姓行後輔臣黃景昉語
清曰吳公必有後禍問故景昉曰每閣中見劾首揆
疏必云是其發縱恐浸入聖聽禍同連雞耳其意蓋

少宰沈惟炳
帝名對推知
右二則據周本增

三垣筆記 卷二
指輔臣陳演也演素與姓不協故云

銓曹吳昌時與金吾吳孟明密及駱養性以楚入繼

盡革孟明諸廠役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欲除養性

以己心腹代遣侍御朱國昌疏所糾養性所費幾及十

萬方解或云皇親周奎力輔臣周延儒亦有易養性

意故放養性并怒焉

輔臣陳演銓曹吳昌時鄉試座主也周吳二輔臣羅

昌時與給諫曹良直革百計圖演聞演親遇昌時寫

致殷勤且托人語曰俟入春闈訖即行然恨昌時入

骨矣其得禍本此

帝御中左門召侍御蔣拱宸與銓曹吳昌時對質命
錦衣衛脩刑具昌時初詆拱宸監軍時匿失機不奏
帝詰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詰昌時
通內各款昌時堅執不認帝命錦衣衛加刑足夾幾
折不勝痛磔磔曰臣俱承認便是遂下之獄事訖帝
復作色語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周延儒厚乃納賄私
行罔知國法又朕命吳甡督師百計延揆為推卸地
延儒被糾甡何獨無糾既而曰朕推言知終無糾之

者本宜一同逮治姑念國體所關着錦衣衛俱喚來
候旨時帝携皇太子同出立久亦倦極馮地蓋輔陳
演孽牲于内金吾駱養牲攝牲及延儒于外然激成
兩輔臣禍使群小藉為口舌者又給諫曹良直為之
耳

輔臣吳牲得罪被罪南京司馬史可法疏言牲賑秦
撫晉素有重名日前奉命督師以調集兵馬耽延時
日但牲拜命時即將布置情形移書于臣又慮鎮臣
左良玉不為用即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雖依

于闕下心已徧于行間至于慮將帥跋扈而力請多
兵亦非得已察督師撫楚原各有兵萬餘自良玉倡
議勤王盡為收去江督袁繼咸屢次索取僅發三百
餘名而楚撫王聚奎則求一名不得若輔臣視臣師
兵力不厚豈不損兵威而辱國體乎臣于六月間略
牲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欷歔一時偶誤其罪或
可原內後自贖其效尤可責也疏奏留中

銓曹吳昌時先陷故輔臣薛國觀內閣中翰王陞彥
以乙榜坐罪棄市至是人憂陞彥曰吾已訴上帝寃

獲伸昌時不日禍及矣未幾難作

庶常鄭昺銓曹吳昌時一附詞林黃道周一附冢宰
鄭三俊人欲擊昺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累鄭公故
帝獨斷誅二人即孔子誅少正知不是過也

給諫黃^雲云師號雷岸得御王燮號雷臣皆疏糾同丞

賀王盛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笑時辨疏先糾疏下
云賀王盛已有旨了竟不知何旨越月餘雲師疏方
下

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間改票亦六日

下及此番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尤可異者
督撫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格又邊警已退半載而
諸告急疏猶續下傳者以為再至也

督臣趙光忭猛率喜談兵以邊警赴名聞于某山中
遇敵諸將斫走惟光忭坐地不起以死自誓諸將迫
之方欽兵稍避得免然卒與督臣范志完同誅人頗
以為冤蓋帝因總兵白廣恩一事愧且恨不盡因失
機也

司馬馮元飈與司農倪元璐同心剔釐請兵則核餉

請餉則核兵此兩部通筭法也後元颺以憂勞成疾
帝遣中使往視賜米酒等物名賜實潤也尋以真病
得放天津巡撫馮元颺耄言路諸公皆知不勝任然
無敢糾之恐得罪正人後闖勢漸迫不得已始代歸
與元颺相繼卒元颺清介元颺橈敏介不如兄也兩
公居都甚善故皆以功名終

少司空陳必謙聲氣夙望也語清曰往東林初起皆
伏仗楚人為先鋒今不與合反與角若用其銳以反攻
吾黨敗矣不數日周吳兩政府相繼敗時人皆謂金

往給諫初入
陳啓新以無賴
右三則據周本增

吾駭養性所為養性楚人

宮中有秘室久錮不啟帝命啟之見篋中有元朝會

繪

圖一冊北人南人皆分行拜帝見之不悅以銓曹吳

昌時親得之內侍口者休傳啟畫三軸非也

司馬張縉彥初入都台對忽傳司空范景文接密封

已出對諸廷臣長吁曰新大司馬經濟乃爾及詢之

則縉彥奏周府金銀數百萬皆沉汴河欲選慎密司

官作速打撈故也會國亡不果行

帝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曰畢竟是我家世官其

最意者襄城伯李國禎與撫寧侯朱國弼誠意伯劉

孔照沂城伯趙之龍也國禎後殉難

帝即位後每勤召對人漸以口舌迎合之侍御黃澍

尤甚而最後無賴董心奏亦謬邀召對給諫辜朝荐

疏云臣子任事決無不出于朴誠而能克濟時艱者

然朴誠之人多得之老成練達遠不具論邇來督撫

中稱足任者如盧象昇史可法亦祇實心做事若與

楊嗣昌張若麒等粉飾闢辨必不能遠過由是觀之

在此不在被況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恐諸臣精

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
勤無所逃于電炤然既察其才辨又當察其朴誠若
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漫焉嘗試追悔何及疏上
留中

往例司禮監內官如外之翰林不由他衙門進元年
冬帝始親考命作時藝首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中
鄭之惠曹化淳皆升隨堂後又拔李端入司禮端京
師人奉子衿然入司禮後頗與外人交通後以賂遺
事發自殺

國朝祭帝王陵寢
右則據周本增

三垣筆記

卷二

三

東林諸君子皆以氣節文章相高即間有假借猶存
白日面目耳清初入垣猶然及環召後多改前轍而
省中尤橫因其疏云臣見古忠臣事居安則不違其
所喜而遇警則必急其所憂今皇上宵衣旰食日勤
咨^{敬言}慮者非憂在邊與寇乎故臣為今日策門戶獨與
諸臣異蓋諸臣所持在內則為剖忠別佞清議獨標
之門戶而臣^所之爭在外則又為防危圖安仔肩^兵力
之門戶也一日^白邊警今特暫息耳然再逞奈何若問
北門之鎖鑰誰司則當以三協為門戶一日^白寇氛今

猶盤踞耳倘揚帆奈何若問陪畿之扁鍵誰轄則當
以兩淮為門戶臣謂國家兩門戶莫大于此而大小
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戒皇上焦勞者亦莫大於
此昔宋韓琦范仲淹皆經畧西邊而還其續登揆席
也雖二三宵小百計媒孽然無能損其丘山之望而
君子終勝小人終誣則奠封疆于外正以持門戶于
內也且今之門戶亦駸駸亂苗矣蓋始猶正與邪角
今則邪與正混言夷行垢石文章之外另有肺腸致淫
渭不分可嘆也乃其最無賴者忽伊喔入幕忽叱咤

反戈世通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已當于夷處
尋冷故非獨貪如嚴嵩專如張居正所宜累足即生望
塵三楊門終是趨炎有心耐冷無骨耳况下馬者乎
故臣謂門戶之大淑極盡至此為烈而孰端孰邪將
安從辨則請仍從封疆辨果閉門誦經聞敵股戰必
王欽若輩也是為真小人小人愛其身果飲博謹呼
對敵色奮必寇準徒也是為真君子君子愛其國故
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猶中主狐疑之見而惟
以奉公之誠偽任事之虛寔定立品之端邪則諸臣

固不必以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門戶致疑直相
與滌肝協胆人人自赴于籌邊畫寇之場已爾由是
功不自我立可也朝廷苟有肩事之人此身則不必
在朝廷由是恩不自我居可也封疆之門戶羣而朝
廷之門戶合一道同風其在是乎疏上留中再疏云
臣觀自古臣忠謀國時平則崇清議而勢急則幹實
功故臣近者有疏欲諸臣以籌邊畫寇為先然非盡
言提醒恐猶隔膜而元黃水火之戰不向外敵而向
中朝也夫自古君子與小人角無論已即以君子與

即
怨家苟有利國之為此日即可用怨家

外視

君子角究竟何便宜之有是故宋雖蜀朔之幟標則
君子分曹角而熙豐小人卒伺間起問曾去雖容蜀
否問曾去蜀容朔否蓋至感生抱蔓而怨悲深狐兔始
追悔向者同根之煎為失策也嗟其晚矣故以君子
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子與君子角而以小人乘
其敝則一蹶不振之道且也今之君子亦豈盡如雖蜀
朔之徒卓然猶以自標哉不過二三敗類貌君子而
寔小人者此分門彼別羣廟堂之心戰猛過鉅鹿于
封疆何利之有且不特此也遇君子則能為君子之

言或理學或節義既欲襲弄黃之百舌以鼓啄遇小
人則能為小人之事或情面或賄賂又欲效獻媚之
九尾以掃門此^比是也謂是崇清議乎幹實功乎諸
臣何助競焉昔唐安祿山叛起郭子儀為帥時李光
弼素不相能入見請子儀^死趨抱上堂而泣曰今豈懷
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故人知其能收功于百
戰而不知其止收功于一着夫所謂一着者人和也
今敵驕寇橫勢極恣恣而文與文相慶若身居暇豫
其識出唐二武臣下矣臣聞鼎之為器獨舉則壯

士折肱而合肩則懦夫增氣通者餉匱矣兵懦而驕
矣督撫或才不副任或用違其才矣若止以一人肩
一事而不合衆人籌一事非策之長也臣願自今以
始上而閣部中而臺省部曹皆無作局外觀而以羣
力佐獨以力之不及一若人人有戶兵二部責又有
督撫責者然且使諸臣果郡厲除敵之戈則同類之
戈自息何也專于此則不分于彼也然則伏仗馬之不
鳴乃為息乎蓋鴻巢必搏尤望鳶鳳來儀若眇眇盼鵠
臬快吾彈射亦蛇蠍蝮螫人之肺腸耳此臣願為司言

給諫傅振鐸

山東撫軍王永吉

右三則據浚本增

路者下一砥砭也若夫是非清于盈庭而聽之衆
咻則愈惑端邪迷于禁舍而裁之聖斷則立清臣尤
望皇上簡發諸疏立賜剖決是者俞之非者置之其
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不妨叅之輿論決之獨斷量
懲一二以警其餘此日薰風其少息乎疏上亦留中
帝每閱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疏須
觀其立意或薦剋市恩或救解任德比意立處若鋪
張題面娓娓紙上者奸耳無為所欺也

盱眙縣陳岐山以醫寓常州見陳組綬年尚少貧而能

凌本有

三

卷

二

文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授樞曹因兵部火葉局一武
 弁罷職去名岐山子至京補之甫三日局失火組綬
 恐岐山子因此失官乃與同年樞曹李青私計謂前
 武弁已去職且失火罪輕可以其名代不意帝怒不
 測立命棄市是日青即見無首人來索命數日死組
 綬為含殮歸又見無首人亦數日死岐山子復為含
 殮訖急歸至良鄉又見無首人卒於邸逆璫魏忠賢

來索命

來索命

清賜環後
山策勳寇功

右三則據周本增

初得志時曹欽程以一主政糾四御史乃周宗建李
 應昇黃尊素張慎言也後三人皆死鎮撫曰慎言成

謹

凌本有

清為刑垣時因多官朝審點及欽程名驚其猶生五
彪中尚有二彪存不知帝何以不誅闖逆陷京師欽
程遂為漏網亦可嘆也

輔臣陳演新失帝意屢疏求去已得旨總督王永吉
上疏劾之言其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不忠
不孝當誅且歷數其裁密撫撤保督諸罪狀演聞之
不敢行遂罹闖禍

清以冊封淮藩行甫出行門散步節槓忽折及闖逆
入都清綴節南畿節者君也折其亡乎

三
清奉差至揚州遇輔臣周延儒舟欲入謁諸僕以緹
綺同舟阻予曰此豈門生所為耶煇赫而疎之患難
而親之何害及見以聖怒不測為憂清勸其速行又
曰今日彈劾之人半是昔日委蛇之人何也惟相對
太息而已

清奉差至姑蘇晤詞林徐汧曹吳昌時見女戚也
語清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歆市恩令人感伊獨欲
示威令人畏如其某敗官某某羅辟皆非其所為輒
宣言曰忤我衆怨所萃能無禍及

清差竣返揚州
右則據周本增

崇禎末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
然耳目口鼻咸是又徽州民家牛生犢二首
甲申正月閩勢日熾薄真定巡撫徐標為叛兵縛去
簡討汪偉作書寄同年給諫陸朗云閩賊襲據真定
去神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而奸細滿都城米
銀外無解斗粟分文者太倉銀庫不過千二百兩內
府掃地不過四五十萬何以立國諸大小臣工無一
人可支危亡者聖主日昃不遑焦勞無計今已調取
吳三桂唐通入援而邊警更烈閩門危殆真不知所

底第命已付之大義如聖主何如東宮何此所以憤
恨于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
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今尚何
處伸其狂喙耶南中賴史公祖稍定昨廟議又要移
動弟正色言之曰諸公並江南亦不要耶年兄此時
移孝為忠久卧苦次不妨挺身為士夫百姓倡江南
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于北必長驅而南其不為秦
晉續幾希矣賊之奸細想亦滿布南畿內地可虞真
定之失賊尚未到而內已縛地總督送出矣賊之奸細

有美命者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投充將領者種
種竒幻地方官與地方士民共緝之方可得其情狀
年兄與史公祖各臺公祖商而密行幸甚幸甚今都
門所恃吳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尚可恃若有意
外之變則三四月間已不忍言弟死不足言南中當
思萬全可也嗣後每與親知遇無無不談朝事泣下
因與同門給諫吳甘來密訂同死後如其言
闖賊圍京城詞林馬世竒與樞曹成德書云吾輩舍
一死無別法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而德亦復書

云人生慷慨杖節易從容就死難吾輩為其難亦為
 其易乎又云弟老母舍妹爭欲先引決弟止之志在
 為其難然慮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
 相商也已妹先自盡德哭視其縊其妾請繼之德痛
 不及視入別其母張氏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
 及妾皆沒亦自縊惟繼妻一妾一子留居江南金壇
 縣得免越數載訛傳德未死旦暮將至二因^{內人}忿然曰
 若渠果至吾輩必死名死實生雖在何顏其刑于若
 此

帝甫五歲生母皇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得盡尊養
為恨宮中瞻太后遺象必咽嗚泣下詢乳媪或云未
肖益大痛遣中侍偕畫工詣新樂侯劉文炳第命瀛
國夫人口授之三易粉本具鹵簿以進帝俯伏大明
門迎入安置奉先仙景神諸殿上食如平時生輒痛哭拜
伏不能起因進文炳祖瀛國公祖母太夫人封號後
數推恩文炳父叔兄弟第宅祿米恩資加無筭當甲申
三月初適瀛國壽八十帝益歡款思皇太后不置賜
金幣有加帝孝至矣

新樂侯劉文炳素與駙馬鞏永固善永固尚李選侍
所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固召對中左
門首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八日中使捧詔
諭文炳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城已陷文炳十九日
投井永固已縱火焚公^主樞^上自^刎別^刎死當文炳與永固十
八夜入見帝時帝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
死社稷帝哭文炳永固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次日
遂有煤山之變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后在上

惠宗之亡有三皇弟今亦有三皇子惠宗之亡馬后
殉今后周氏亦殉且廟號之上與謚贈之加自二帝
二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後殉國諸忠皆駢集如光
時若一案然尤可異也

福王在金陵先從內閣高弘圖之請上帝廟號曰思
宗清請改號屢擬皆駁最後少宗伯管寧紹疏言謚法
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有仁祖
又有仁宗下世無窮嘉名有限乃以敬宗與毅宗並
請命用毅

偶讀一閩紳集見稱帝為威宗已又知唐王在閩時
 所改按漢桓帝廟號威宗以無功德也又北齊主高
 洋先謚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其臣祖珽有夙憾上言
 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遂改謚景
 烈廟號威宗珽既逐後乃復舊前既與劉禪同謚後
 又與漢桓齊洋同號且為洋棄而不用之號宜乎古
 人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嘆也

帝廟號既改而禮垣都諫羅志儒復以陵名請商之
 清清曰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

之

輔臣周延儒再召

輔臣馬士英以薦光祿阮大鍼

于忠肅謙

輔臣馬士英初亦有意為君子

章奏外官

弘光元年正月朔

少司馬左懋第等北使

少司馬阮大鍼語人云

少司馬阮大鍼意氣軒轅

輔臣王鐸初入閣

閩偽防禦使武懷

上命台省

往例諸臣入朝

應天府教授張丁乾

左良玉兵半羣盜

湖廣巡撫王驥

江南既陷

光祿許譽卿

右前據本增

三垣筆記卷二終

光緒丙子孟夏借周季貺太守所藏蕭山王氏十萬卷樓
寫本據校一過王鈇止首兩卷而較多十五則亟補錄附後

浙 江 圖 書 館



三

卷

三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登記號 002874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